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十四回 得天書符救李秀 正夫綱義激沈全

詩曰： 天道任奇幻，丈夫自俠烈。

片紙燃死灰，一言蹶跌繫。

直可死回生，能令懦成傑。

血性不委蛇，綱常寧玷缺，

話說林澹然得了偈傳詩句，發付狐狸道：「看真人之面，饒汝一死。向後改過自新，不可復蹈前非。明早俺同太公到你洞中相會。」狐狸叩頭而去，倏然不見。太公大喜拜謝：「吾師真天神也。夙世有緣，得遇恩師，救了小兒性命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此乃老丈洪福，山僧何功之有。但不知獨峰山五花洞在於何處？」太公道：「離此不遠，有人認得。」隨教家僮安排蔬菜，整頓酒飯，喫罷安歇。

次早，太公和林澹然率領僮僕，一同到獨峰山裏來。及尋到五花洞口，靜悄悄並無人跡，但見兔鹿成群，鴉鵲亂噪。張望洞裏時，又深又黑，不敢走進去，只在外圍東張西望。轉過一個山嘴，遠遠見一女人，年可三四十以上，身穿白絹衫兒，下面繫一條綠紗裙子，不施脂粉，雅淡梳妝，容顏嬌艷，飄逸動人。手執鐵鍬，獨自個在山彎裏掘草藥。有詩為證：

狐魅從來不惑人，人心狐魅自貪淫。

淫除貪釋存忠正，邪亦歸真奉秘經。

林澹然向前問道：「娘子，借問這山五花洞裏可有人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長老問他做甚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有一個相識在此修行，特來相訪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長老快行，不要問他，山洞裏誰人敢來修行？裏邊都是些山妖野怪，蛇魅豬精，豺狼虎豹，狐狸魍魎，不計其數。你這五六人若進洞去，不夠與這夥妖一餐點心。快回去罷，不要當耍，要喫人哩。」

家僮聽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牙齒相打，兩腳都是軟的，急即奔走。林澹然止住道：「太公不必心慌，有俺在此。」又問那婦人道：「既然洞中有精有怪，俱要害人，娘子為何不怕，獨自一個在此掘草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們久居于此，和這洞中卻是比鄰。古人云：兔兒不喫窩邊草。故此不妨。」內中一個家僮埋怨道：「昨夜剛剛搗了半夜鬼，老師父只是殺了那精怪纔是，反被他脫空扯謊，逃遁去了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不然，箋紙上仙筆猶存，豈肯相戲。這都是婦人一片胡言，不要理他。俺們再去找尋，定要見個明白。」

太公阻道：「那裏去尋他，多是搗鬼。老師不如且回，另日再來罷。」那婦人接口道：「正是，老人家更要作急回去，這些妖怪常說，後生的細皮嫩肉，腹飢得快，不如老頭兒皮堅骨硬，有些咬嚼，專要喫老的。你們若撞見妖精時，老人家卻先到口。」太公聽罷，心膽皆落，扶著竹杖，轉身便走，後邊家僮也一齊都跑了，止有林澹然立定腳不動。

只見那婦人拍手呵呵大笑，現出原身，卻就是夜間迷張大郎的狐狸。林澹然喝一聲道：「畜生好大膽，輒敢狐假虎威，如此來侮弄俺。」狐狸跪下道：「小畜非敢侮弄，絕早即在此等候爺爺，不知太公等俱來，故斗膽作戲，耍他一耍，不想認了真，就慌張走了。」林澹然忙招手叫太公轉來。太公和家僮正走，聽得林澹然叫聲轉來，站住腳回頭看時，林澹然遠遠引手相招。太公等回步轉身近前，見是這個狐狸立在身旁，太公問道：「老師，小狐狸倒來了，婦人何處去了？」林澹然帶笑指著狐狸道：「這不是扯謊的婦人？」太公怒道：「這畜生到會扯空頭，驚我老人家。快伸過腿來，與林長老打三五杖，消我這口氣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他是真正畜生，且饒這一次。」眾人都笑。

狐狸引著一行人進洞裏來。可煞作怪，外面看洞裏時甚是黑暗，進到裏面，反覺明亮。原來是山岩倒照，故此外暗裏明。一望時峭壁奇峰，果然是洞天福地。看不盡奇花異卉，仙草靈芝，澗水澄清，重山疊翠，實是好景。但見：

閨苑名山，蓬瀛福地，隱士避人之境，神仙修煉之鄉。層層疊疊，重巒聳翠，分明是華岳三峰；突突兀兀，峻嶺橫空，那數廬山五老。進一洞又進一洞，倒掛著怪石玲瓏；轉一灣又轉一灣，壁立著青松蒼鬱。高高下下，懸崖峭壁，呦呦麋鹿銜花；纏纏綿綿，附葛攀藤，兩兩猿猴獻果。山岩裏幾處琳琳琅琅，如敲金擊玉，數道清泉噴雪浪；頭頂上一聲咿咿啞啞，似龍笙鳳管，一雙白鶴唳青空。夾道上瑤草奇花，浦路中紫芝貝葉。清清淨淨不染著半點塵埃，杳杳冥冥那識有人間甲子。仙鶴噪枝如報喜，浮雲出洞本無心。

這狐精引林澹然走入洞天深處，不異仙境。裏邊有無數小狐狸，見人來，慌忙竄避。狐精請林澹然張太公石凳上坐了，自奔入小洞裏去。不移時，獻出仙桃異果，蜜酪杏仁。林澹然同太公喫了幾個，餘者令與家僮。林澹然問：「那一塊寶石在於何處？」狐精指道：「那西南上青青潔潔，兀的卻不是也？」林澹然上前看覷，果然好塊青石：方圍高四尺有餘，四邊俱蔓紫苔，石面平如明鏡，光潤細潔。倚著一株大柏樹，頂上覆著柏葉，團團如蓋。林澹然叫：「老狐，你站開。」用左手石上依樣畫符一道，輕輕扣了三下，只聽得豁刺地一聲響，此石分為兩下，就如刀削一般，兩塊裂開。太公狐精等也都上前來看。中間有一石匣，匣內有書三冊。林澹然頂禮三匝，然後取出。怕狐精有變，不敢開看，即藏於袖中，和太公等逕出洞門。老狐叩頭去了。

一行人回到莊裏，太公歡喜無限道：「老朽根生土長在此，只知這獨峰山，未曾曉得有洞天福地，如此仙境。若非吾師提挈，何能一見。適問石中之書，是甚名色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僧也不曾開看。」當時在廳上焚香展開，原來第一冊面上書著天樞秘笈，內中俱是觀星望氣、排兵布陣、驅神役鬼之法。第二冊面上書著地衡秘笈，內中卻是奇門遁甲、堪輿地理、陰陽術數之法。第三冊上面書著人權秘笈，內中卻是補陽煉陰、降龍伏虎、超天縮地變化之法。

林澹然看罷，不勝之喜。張太公道：「人有善願，天必福之。吾師廣行陰德，兼有宿緣，得此天書，非同小可。」林澹然謝道：「此皆托太公福庇，感謝不盡。」有詩為證：

靈符秘笈鬼神愁，妙徹三天入九幽。

諸葛當年扶蜀主，林僧今日證真修。

卻說林澹然自得天書，每日默誦，書符念咒，心下自覺靈通。又在張太公莊上住過月餘。張大郎病體漸漸痊愈，容顏復舊，飲食起居如故。太公父子二人深感林澹然之德，款待如父母一般，慇懃周密。一日，林澹然思念故鄉，辭別張太公父子要行，張太公與大郎再三留住不放。林澹然道：「小僧在貴莊攪擾多時，感恩不淺。但小僧久遊方外，今欲歸故園，暫且別而圖後會。」太公心下不捨道：「小兒被魅，名已登鬼籙，幸吾師救拔，得全性命，恩若丘山。老朽久懷修行之心，恨無接引之路，今得吾師，早晚教誨，受益實多，豈忍遽言別？況狐精畏吾師威德，故不敢來，倘吾師去後，此怪復來，小犬之命又難保矣。吾師不嫌小莊鄙陋，改為佛堂，在此修持，朝夕相處，勝如雲遊遠方，奔馳辛苦。乞老師三思，幸勿推阻。」林澹然辭道：「貧僧在此叨擾已久，今日之別，非是無情，實欲歸故鄉一探父母墳墓，以終天年耳。」張我道：「敝境亦是東魏地方，又非他鄉外國。小莊雖窄，頗可容身，粗茶淡飯，足供朝夕。吾師出家人，隨處為家，何必如此堅執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大郎恁般說時，使小僧措身無地矣。非有他說，只因此攪擾，心實不安。」張太公道：「吾師此一別，相會未卜何日，使老夫戀戀不捨，心實黯然。小兒無福，不能終獲庇祐。」說未畢，淚隨言下。林澹然道：「貧僧何德，感于賢喬梓如此相愛，何以克當？使小僧不忍相別，願在此朝夕聆教。」張太公父子大喜。自此林澹然住在張家莊內，擇日妝塑佛像，改造禪堂方丈，後面另起臥室廚房，修繕牆垣完固。撥三四個家僮伏侍，灑掃炊爨。張太公使人饋送不絕，時常往來，談禪講道。

荏苒之間，不覺寒來暑往，又早一載有餘。林澹然朝夕演習天書，自天文星象以至術數陰陽，無不精妙。雖然安逸清閑，但朝

夕計念杜成治和李秀，放心不下。後聞得傳言，杜成治受驚物故，朝廷抄沒家產，暗中垂淚嘆息，寢食不安。繼後又聞得梁國人來說，杜都督妾生一遺腹之子，心下私喜，恨不能一見。只是難返梁國，怏怏而已。當下時值隆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瑞雪飄揚，自早至午，看看下得大了。怎見得好雪？宋賢有賦為證：

時惟歲暮，序屬隆冬。擁紅爐而不煖，披重裘之蒙茸。飄飄灑灑，頃之霏霏。如鵝毛之細剪，似玉甲之零空。張君無由會鶯紅于月下，郝子何能曬詩書于腹中？程門佇立，盈尺彌恭。山陰訪故，半道返蹤。謝蘊才高，不言飛絮。子卿節勁，獨失孤忠。翳邊城之逋寇，銀夏忽喪夫黃屋；蔽潮陽之謫夫，藍關漫擁乎青驄。披鶴氅而遶竹，神翁興逸；指白馬而作賦，子建才充。以至漁人獨釣，學子勤攻。寒江披一蓑于蘆荻，庭除映萬卷之雕蟲。嗅梅花于嶺上，折竹梢于修叢。號猿聲于谷口，印虎跡于林東。亂曰：兒童喜而積為人獸兮，且幻出夫奇峰；詩人感而形諸吟詠兮，擬麻衣之色同。農慶為瑞，士徵為豐。唯寒素之怨尤兮，苦裂膚于陶穴；羌戍卒之甲冷兮，悲墮指于胡風。彼華堂歡宴檀板兮，覺猶嫌乎薄；況山僧獨宿紙帳兮，又何堪寂寞之情悰。

林澹然策杖獨立柴門內竹屏邊看雪，只見一個黑瘦漢子，頭帶捲檐氈帽，身穿青布道袍，腳著多耳麻鞋，背上斜馱包裹，手裏撐著雨傘，張頭探腦望著門裏。林澹然正欲問時，那漢放下傘，走入門來，對澹然聲諾，問道：「師父，這裏可知道有一位林長老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這裏不知，別處去問。」那漢道：「原來京都妙相寺中為副住持的，因觸犯了梁主，逃奔出來。一路打聽消息，尋到此間，聞說在這地方左近處藏頓，師父豈有不知？」林澹然怒道：「俺出家人那管閑事！快出去，不要在此纏繞。」那漢又仔細相了半晌，把傘柄頓一下，笑道：「幾乎錯了！林老爺休得相瞞，老爺正是林住持。雖不認得詳細，卻也曾在圖像上記得明白。今日相逢，他鄉遇故，也不枉了小人一場跋涉。」林澹然驚道：「足下是誰？那裏相會？為何認得林某？」那漢道：「暫借一步告稟。」

二人同到佛堂上來，那漢放下包裹，納頭下拜。林澹然扶住道：「足下何姓？從何處來此？敢勞重禮！」那漢拜罷，道：「老爺與小人是舊鄰，曾相見數次，為何忘了？」林澹然思了一會道：「雖然面善，實忘记了尊姓。」那漢道：「小人姓沈名全，渾名叫做蛇瘟便是。住在妙相寺後牆小巷內，每常寺中往來，老爺卻也曾會面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原來就是沈兄。黎寶玉娘子，就是兄渾家麼？」沈全道：「正是小人妻子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向聞人說你出外為商，怎地不回家去？卻來尋俺有何話說？」沈全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小人被趙蜜嘴老豬狗將些資本借我，賺我在外生理，只道他一團好意，不期出門之後，將我渾家引誘與那野驢鍾守淨通姦。今春小人回家，聽得街坊後人誹謗揚揚，講這鍾守淨，反怪林住持好言諷諷，朝廷處暗用讒言，逼他走了。小人初時不信，數日之後，試探妻子，果有外情。欲待殺了這淫婦姦夫，又一時難以下手。欲待捉姦告理，爭奈這廝結交豪貴，上下情熟。況朝廷寵他，勢焰滔天，又教人暗中害我，故此棄家出外，別作良圖。不想行至定遠劍山下過，被伙強人擄上山寨，小人哭訴其冤，幸得苗寨主認是同鄉，收留帳下為一頭目。苗寨主懸念住持老爺單身奔竄，不知下落，故差小人從梁至魏，遍處尋訪。前村問著樵夫，說張太公莊上有一長老，如此模樣，故尋至此間，果是林老爺。苗寨主有書在此。」說罷打開包裹，取出書禮，雙手呈上。林澹然接書，分付道人：「陪沈兄方丈中酒飯。」拆書看時，書上寫道：

苗龍頓首百拜：睽違師範，倏爾一春，遐想大恩，無由仰報。前者偶爾相逢，私喜尚能得效犬馬，不期又成離別，使人悵然。近聞李季文雖蒙寬縱，不能得脫囹圄，實是度日如年。今春正月□三夜，某私闖入牢，欲救李兄出獄，不料被人識破，幾乎兩命俱傾。幸帶得錢多，隨處賄賂逃脫。今憤氣招集人馬，已得精銳數千，糧草俱足，意欲整頓軍馬，攻破城池，殺盡姦僧淫婦，救出李兄，與天下吐氣。然而智短力綿，未敢輕舉。特懇恩師駕臨指揮，以成功業，萬乞留神。倘慨然飛錫枉顧，則慰藉不獨在龍，實天下之共望也。專候回示。外奉赤金二錠，白珠百顆，聊中薄敬，希叱人為荷。

林澹然看罷，暗想道：「苗龍一介鹵夫亦知大義。然俺既入佛門，豈可復行軍旅之事？欲救李秀，吹毛之力，何必興兵動馬，自惹禍胎。」當晚留沈全宿了。燈下修書封固，次日贈沈全盤纏二兩，並回書一封，發付回寨。沈全道：「薛苗二大王差小人接住持同歸山寨，怎地不去？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俺出家人怡情山水，久耽疏懶，不涉世務矣。煩你拜上二寨主，多謝厚禮。凡事須行方便，不可恣害生靈，但相會有日。你須一路小心謹慎，關津盤詰甚嚴，書可藏好。不宜耽擱，速回山寨。」沈全拜辭而去。

一路無詞，逕到山寨裏，卻值薛志義苗龍在殿上飲酒。沈全唱喏，苗龍道：「差你尋林住持，可曾見麼？」沈全道：「小人費盡心機，得到東魏廣寧縣石村山下張太公莊上，尋見了林住持。住持□分之喜，書札俱已收下。有回書在此。」薛志義道：「一路辛苦。」叫僕僮賞沈全酒二瓶，肉一腿，且去將息。沈全叩頭謝賞，自和一班兒兄弟接風喫酒去了。苗龍當席拆書與薛志義同看。上寫道：

客春叨擾，感激不勝；今辱厚儀，叨惠更重。二兄各負雄才，堪為世用，而據山擄掠，恐非良謀。日者朝廷佞佛，變亂漸生，上下焚修，盡崇釋教。老僧仰觀天象，不□年間，國家將為他有，二兄可招集士卒，多蓄糧草，廣行仁義，延接四方豪傑，待時而動，輔佐明主以圖大業，留名青史，此大丈夫之所為也。第不可損害賢良，妄行殺戮耳。李兄一事，足見苗兄仗義任俠，可敬可仰。竊思皇都守衛甚嚴，兵將如蟻，以三二千烏合之眾，敵數□萬精勇之師，如驅羊搏虎，鮮有不敗者也。僕得異術，可救李兄。敬畫靈符一紙，頗差精細，潛潛入獄中，付與李秀，教他歲終除夜，乃丁亥日辰，六丁神將聚于巳時，可貼符額上，寫路徑于符下，作速遁出，自有神護，並無阻礙，半日間，可相會于山寨矣。密機勿泄，至囑至囑。老朽無能，習懶成癖，已無意塵裏事，非敢忘風雅也。統希情諒不一。

薛志義苗龍看罷，感嘆不已，藏符匣內。次日，苗龍差一本鄉心腹僕僮，原來是個縫皮待詔，曾與李秀識熟，分付如此如此而行。僕僮謹藏了符，挑了一副皮擔傢伙，取路進京。不一日已到京都，進得城門，挑著皮擔，一直奔清寧衛大獄裏來。此時正值年終歲逼之際，這些囚犯，亦都要修補舊鞋過年，倒也忙忙的修補不迭。僕僮一面縫鞋，一面張望，李秀拿著一雙新鞋，出來道：「待詔替我縫一雙主跟。」僕僮接了鞋子，見身畔無人，輕輕問道：「季文一向好麼？」李秀記得起，道：「在下與兄闊別許久，何期今日得見？」僕僮腰邊摸出一個封兒來，暗暗遞與李秀，附耳低言道：「靈符一道，如此如此，速行莫滯，快到山寨來相會。」李秀接符，藏于袖中，喜從天降，走入裏面湊些散碎銀子，謝了僕僮。僕僮急急縫了幾雙舊鞋，慌忙挑擔出獄，取路回山寨去了。

且說李秀得了靈符，心中暗喜。看看又是除夜，李秀預先收拾銀兩，寫路程在符下，額角上貼了靈符，試行幾步看，心裏就如撞小鹿兒相似，慌張起來。果然好神符妙術！李秀兩腳，即有神鬼擁護，走不上□餘步，已近監口。見獄門半開，大著膽索性撞將出去，並無人見。直出清寧衛衙門，亦無一些攔阻。取路飛奔北門外來，卻似雲推風捲，耳邊只聽得颼颼地響，足不沾地，那消三五個時辰，已到山寨關口。天色傍晚，李秀抬頭看時，關門早閉。隨即高聲叫門，關上僕僮喝問是誰，李秀答道：「是我李秀。」僕僮道：「是李將軍來了麼？」李秀道：「正是來了。」僕僮道：「既是李將軍，為何不見形影？」李秀道：「我站在這裏，為何不見？」一個僕僮道：「卻不作怪？只聽得人聲，不見人形，莫非我和你著鬼了？」李秀道：「二位壯士，一個人站在關前講話，休得取笑。」兩個僕僮四圍張望，不見人影，齊嚷道：「不好了，何處來這一個屈死野鬼，假名托姓在此纏擾，快進去，進去。」一面嚷，一面念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。管二門僕僮聽得外邊喧嚷，一齊擁出來，只見兩個僕僮在那裏喊叫有鬼，問：「鬼在那裏？這等大驚小怪！」僕僮道：「適纔有人叩門，開關問他，說是李將軍越牢而來。仔細看，又不見人，再問時，照前答應。東撈西摸，不見一些，卻不是鬼怎的？」眾僕僮不信，喝道：「胡說，那有此事！」正要趕出來，忽聽得面前有人道：「李秀今已在此，不須出去。」眾僕僮失驚道：「李將軍，你在那裏說話哩？」頭頂上應道：「我在你面前立的不是？」眾僕僮注目細看，又不見人，俱各默了。內中一個乖覺的道：「不要慌，此事來得蹊蹺，且去報與二位大王得知，再做道理。」

管門僕僮報入寨中，薛志義苗龍親自來看。一路點著燈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李秀見苗龍來到，慌忙迎著施禮道：「苗二哥，問別久矣，好享福也。」苗龍道：「李大哥既來到此，為何躲了，不近前相見？」李秀道：「小弟在這裏拜揖，卻怎生皆言不見？」

苗龍叫僕僮高執火把，四圍遍處照燎，只不見人。苗龍低頭一想，拍手笑道：「聰明一世，失智一時。李大哥，你額上靈符可曾揭去麼？」李秀道：「未曾揭去。」苗龍道：「是了，快揭符相見。」李秀即伸手將額上靈符揭下，不覺滴溜溜在虛空跌將下來，睡在地上。有詩為證：

李秀一村夫，遙聞近卻無。  
不因靈秘術，怎得出囹圄。

眾僕僮向前扶起，一同歡笑，入寨裏上殿。李秀下拜道：「小弟監禁大獄，自分死期將近，今蒙寨主與苗二哥救拔，得以出獄，實再生之德也。」薛志義苗龍答禮道：「大哥下獄，使小弟等寢食俱廢。幸得聚義，實出望外。此非二弟之力，乃林住持之妙法也。」邀入後殿飲宴，三人談笑歡喜，至夜深寢了。

次日殺牛宰馬，祭賽天地。三人在殿上焚香歃血，拜為兄弟。薛志義年長為兄，立為寨主，李秀坐了第二把交椅，苗龍坐了第三把交椅，次序而座。小僕僮都來參拜了新大王，大吹大擂，飲酒間，苗龍說及：「林住持近來得了異術，遠寄這一道靈符，救李二哥出來，實為奇異。」李秀道：「林住持別後，不知逃往何處去了？他是萬夫之敵，又兼能行術，苗三弟既知他蹤跡，何不接他上山，天下無人敢當矣。」薛志義道：「賢弟不知。這林住持向日逃難之時，亦曾經我這裏過，再三款留不住，堅辭去了。目今在魏國石樓山莊上。為賢弟受苦，又去求他上山同舉大事，欲要攻破皇城，救取賢弟出來。林住持再三推托，止傳授靈符一道，以救賢弟，果得相會。我山寨中若得此人，何愁四海群雄？」

正說話中，適值沈全執壺斟酒。李秀看了道：「這人好生面熟，那裏曾相會來？」沈全道：「曾幾次到大王店裏喫酒耍子，又來賭錢，大王卻忘了？」苗龍笑道：「兄豈不知，這就是鍾守淨那話兒的對頭，渾名喚做蛇瘟沈全。」李秀拍掌道：「這厮真是個蛇瘟，男子漢一個渾家也管不得，容他去相交和尚。罰一大觥酒。」眾人撫掌大笑。沈全徹耳通紅，自斟著酒喫，稟道：「三位大王止念感恩，不思報怨。林老爺大德，固當重報，鍾和尚大惡，不可不誅。就是小人們，也是有氣性的，見淫婦姦僧通情來往，忿忿懷恨，怎能夠一刀砍死，方消此氣。可奈身單力弱，孤掌難鳴，沒奈何暫且含忍。今三位大王如此英雄，有了軍馬，何不殺至妙相寺，將這些淫禿盡行誅戮，也教江湖上好漢傳說一聲，豈不是留芳百世！」李秀拍著桌子道：「這人也講得是。蛇無頭而不行，大哥三弟，何不擇日起兵，殺這些和尚，以消林住持之恨？」苗龍笑道：「薛大哥與小弟每每在心，要發軍去，誅此惡僧。因無良謀，不敢興兵。日者已曾請林住持上山商議此事，他有回書在此，二弟一觀，便知分曉。」令管文房頭目，取書出來。

李秀看罷，笑道：「據林住持所言，皇都地面，一時難以進兵。依小弟愚見，殺這鍾和尚，只在反掌之間耳。」薛志義道：「二弟何計可以殺之？」李秀道：「若依我這一計，不必興兵發馬，廝戰爭持。止用我兄弟三人，管取結果了一寺和尚。」苗龍道：「這妙相寺殿宇廣闊，僧眾極多，不比小的去處。本寺和尚，何止五七百眾，外有遊方掛搭僧人，不計其數，怎地只我三人，就能殺得許多和尚？」李秀道：「大哥勇猛，三弟聰明，卻不知兵行詭道。比如寺中和尚，要我等一個個親手殺過，畢竟有些漏網，安能盡絕？必須如此如此而行，管教他一寺禿驢，盡遭毒手。走了半個，不算好漢。」

薛志義道：「此言暗與韜鈴合，初出茅廬第一功。」苗龍道：「倘有追兵，不放出城，如之奈何？」李秀道：「這又有計了。只消恁地這般。若有官軍追來，殺他片甲不回，方顯我弟兄們英雄手段。」薛志義大笑道：「有如此妙計，何況殺這幾個禿驢，便與梁主爭衡，又待何如！」三人大悅。酣歌暢飲，盡樂通宵。李秀自差人到雞嘴鎮搬取渾家和伴侍上山歡聚不題。

再說鍾守淨，自從在梁主駕前暗用讒言，逼林澹然離寺之後，放心大膽，晝夜和黎賽玉取樂。本寺大小和尚暗怨罵，只畏鍾守淨財勢滔天，又見林澹然的樣子，因此鉗口結舌，無人敢諫。有正氣些的，都離寺雲遊去了。便是行童來真，通了消息，又有奉承鍾守淨的，背地說他搬嘴弄舌，以致林澹然知風逃竄，這鍾守淨聽了大怒，把來真朝捶暮打，受苦不過，也逃亡去了。次後沈全回家，暗中又著人去害他性命。有人通風，沈全祇得，棄家逃命。鍾守淨又在本府用了錢，誣告沈全做竊盜在逃人犯，疊成文卷，做了一個照提。自此拔去眼中釘，挑出肉中刺，果然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，恣意淫欲，往來無忌。後來賽玉有孕，鍾守淨央趙婆贖一帖墮胎藥，打下了冷子宮，再不孕了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早過了三箇年頭。此時正值太清二年正月元旦之日，年規拜懺齋天。當日鍾守淨率領寺中大小僧眾，在大殿中拜誦水懺。將近午後，霎時間狂風大作，燈燭皆滅，滿殿擁起煙霧。鍾守淨大驚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言未畢，只見正梁上飛下一條大蟒蛇來，遍體皆黃，亮如金色，雙睛閃爍，口中噴火，身長□丈有餘，昂著頭張開大口，逕奔鍾守淨。守淨慌張無措，拚命往東首羅漢堂跑躲。眾和尚丟了經卷，各自逃生。那蟒蛇不奔別人，怒目切齒，飛也似來追鍾守淨。守淨走入羅漢堂裏，卻無去路，蛇將近身，躡身一跳，跳上壽亭侯關爺神廚裏，法身之後做一堆兒蹲著。那蛇見了關爺聖像，昂頭張望，不敢上廚，只在四圍盤繞。鍾守淨躲在廚裏，身子驚得軟了，牙齒捉對兒廝打，顫慄不住。暗想：「這蛇奔上來之時，性命卻在頃刻間了，心裏越慌。猛聽得一人高聲喊入羅漢堂來道：『住持不要慌，有我在！』」聽聲音時卻是徒弟雷履陽。這雷履陽原是弄蛇的乞丐出身，虧著族叔在寺做道人，薦這姪兒與鍾守淨為徒。因他能言會語，隨機應變，守淨最是聽信他，待為心腹。當下見蟒蛇來趕鍾師父，他還倚著舊時手段，撩起半截道袍，伸拳裸臂，大踏步搶向前，捉那蟒蛇。那蛇見了雷和尚，昂頭噴火，逕直奔過來。雷履陽伸開大手。吐出涎唾，將手擦了，跳上一步，來捉蟒蛇，卻好蟒蛇直攆上來，被雷履陽一手抓住七寸，意欲捉起來搦死。不期這蛇重的厲害，雙手也提他不起，被蟒蛇調轉尾梢，豁刺地左臉上打了一下。雷履陽打得昏暈，欲待掙扎，那蛇又調起尾梢，右臉上復打一下。雷履陽叫一聲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！」手已撒開，睡倒地上。那蛇昂起頭來，將雷履陽脖頸上緊緊地盤繞住了，圈將攏來，抵死不放。

鍾守淨在神廚裏張望，看見雷履陽被蛇盤住，大聲喊叫：「快來救人！」這合寺和尚道人童童，各持器械，吶喊上前。那蛇見眾人來的兇涌，放了雷和尚，攆起羅漢堂半空，盤旋了一會，滿身是火，光焰射人，看得眾和尚眼都花了。又聽得一聲響亮，如山崩地塌之聲，那蛇衝破兩扇格子門攆出去。眾僧一齊發喊，趕出後殿花園裏來。那蛇回頭將眾人看了幾眼，徑溜入荷花池裏。此時臘盡春初，雨雪甚多，水平池岸。眾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回身討論道：「且去救了雷師兄，再作理會。」復進羅漢堂來，鍾守淨已在那裏啼哭，雷履陽七竅血流而死，僧眾驚得面如土色。鍾守淨哭了一會，眾僧講蟒蛇溜入池中去了，守淨分付：「打點棺木收殮了，抬出門外權厝，待春盡下火焚化。」

當晚鍾守淨和滿寺和尚，俱心驚膽顫，不敢就枕，聚做一處商議。鍾守淨道：「有此異事，實是不祥。」一個和尚道：「這黃蛇鑽入池內，諒無窟穴可出，乘今夜無人知覺，車乾池水，除了這孽畜，也省得住持與我等懸懸掛掛。」鍾守淨道：「此言論得是。」即忙取出三架水車，裝起車頭水軸，選□數箇後生和尚精健道人，傍池邊架起三道車來，一齊踏動，戽起池水。剛剛車了一夜，方纔水乾。只見池心裏插著赤亮亮直逼逼的一條物件，半截埋在土裏，半截露出土上。眾人看了，指道：「兀那黃的不是蛇也？」鍾守淨向前細看，卻原來不是蛇，是林住持那一條熟銅禪杖，俱各大驚。有一個勇健膽大的和尚，脫了上衣，躍身跳入池內，來拔這禪杖，就如蜻蜓搖石柱一般。莫想分毫搖動。招呼眾人相助，有幾個興高的少年和尚，都跳下池中，一齊搖拔。不搖時尤自可，眾僧用力搖拔之時，更是作怪，那禪杖一步步縮入土內去，一霎時不見了。眾人面面相覷。鍾守淨分付道人：「取幾柄鋤來，掘下去看。」眾和尚吶一聲喊，併力掘土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不知掘下去見些甚麼異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